

從小螢幕看大世界

追隨張繼高的成長歲月（一）

● 潘健行

一九六九年十月卅一日先總統蔣公誕辰紀念日，中國電視公司開播，「中視新聞」每天三次，走進許多電視家庭，報導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。

當主題音樂響起，在「中視新聞」四個大字底下，一個跳動的小白圓點，隨著節拍，點出「從小螢幕看大世界」八字副題。

這是參與中視籌建，曾任新聞部第一任經理張繼高的手筆，很妥切的標出一個初創電視新聞部，一種積極進取放眼天下的襟懷。

召兵買馬群雄競逐

張繼高在台港新聞界，名聲卓著，資歷完整，服務過中央及地方，國內及國外，編務、採訪一把罩，從傳統的印刷媒體

（報紙雜誌），到新興的電子媒體（廣播及電視）都工作過，成績優良，有口皆碑。

在接掌中視新聞前他與新聞界另一位

先進「名嘴」王太空共同經營中廣新聞。而中廣新聞、特別是颱風進襲，陪伴過許多無助的聽眾，渡過風強雨勁、漆黑恐怖……的漫漫長夜，將各處的災情、風勢透過晶體收音機，與全台灣的人共同呼吸，共嘗煎熬……發揮廣播媒體最大的功能。

接觸電視後張繼高迷戀至深，他不單看書鑽研，同時遠走歐美及日本取經，在那個電視科技快速發萌的年代，他已對那些電視新聞的「先進國家」，有了基本上認識。中視開播之前，他還到英國國家廣播公司在格拉斯哥大學所辦的實務訓練班，花了大半年的時間，勤奮的觀摩學習

張繼高處理「電視新聞」，既重硬體認識，更重對軟體的掌握。

很少聽說電視公司的領導高階，對硬體有興趣，更別說研究了。張繼高卻在中視新聞開播前，讓同仁接近機器、熟悉機器，帶大家到主控室、副控室、沖片室、攝影棚……鼓勵大家動手，學著操作攝影機、錄音設備……甚至教大家如何剪片、接片……他的說法，是要大家均有「單獨作業」的能耐，不管你是外勤、編務、文字記者，還是攝影記者……

張繼高自己曾是攝影界的「方家」，鍾愛一架靈巧的「萊卡」照相機。平日他在辦公室常把玩一種法國製的電影攝影機，常聽他很不在意的說：「如果把他給××使用，就糟蹋了！」

找什麼人來組成中視新聞班底呢？張繼高是不惜成本，審慎從事：以第一次招考記者來說，由於報名人多，是借師大附中幾間教室辦理的。

筆者那時在聯合報擔任採訪記者，認識張繼高是因為參加救國團所辦的「國際事務研習會」。那是中廣公司籌辦的第二屆亞洲廣播公會年會，要求救國團推介幾位粗通英語的大專學生，擔任接待工作，

筆者有幸連同十數位男女同學，參與了該項亞洲廣播菁英會集的盛會，也得以認識了負責帶這群「娃娃學生」的張繼高。中視招考新人之前，他曾問筆者願不願參加甄試考選。而當年「跳槽」風氣並不流行，「忠」於所事與「忠」於工作單位一樣會受到重視，而聯合報的直屬主管，就是筆者的業師，本有一動不如一靜的打算。

但張繼高勤人的工夫一流，他說這不是「跳槽」，是「轉行」——進入一個新領域、新天地，他很簡單的說：「看你很喜歡新的事物，電視發展剛剛起步，我們一起好好幹。」他說的一點不錯，想拒絕都難。

考試那天，附中校園裡，萬頭竄動，盛況空前。尤其是應試編採工作的，筆者

認識泰半，其中有不少已成名的記者，也有已在電視上主持藝文一類節目的主持人，真是「不是猛龍不過江」。

記憶中一共有三科筆試：中文、英文及常識。英文的作文題是「日記一則」，不失靈活，卻不易著筆。常識的範圍很廣：「請寫出你所熟悉的五位古典音樂家及其代表作品。」「請寫出十個非洲國家的國名、首府並予簡介」……

據悉，中視將應試者試卷初評後，選出較好的十數份，複印分送中視的董事複評，並約通過筆試者在光啟社攝影棚進行口試及面試。那是因為中視在仁愛路中廣後側的新影棚正在日夜趕建之故。

口試時，應試者坐上早已打好燈光，對準鏡頭的臨時播報台上。這時有人遞上一份中文新聞文稿、一份英文新聞文稿，大概只有粗看一遍的時間，強光四射，現場導播一個手勢，應試者就要「照單宣讀」了！

唸完中、英文新聞稿，炙熱的燈光柔和了些，勉強認出在攝影棚的另一邊，至少有四位評審，為張繼高、他的副手朱友龍、名作家林海音及名導演李行。

接著林海音走到播報台前的一張沙發

上坐了下來，要求應試者作「現場立即採訪」。

年長的一輩常說年輕人不讀書，筆者也不例外。雖久仰林海音的文名，但並沒有讀過她「城南舊事」一類雋永的集子。只從報上看到她好像剛從歐陸參加國際筆會活動回來。為避免出醜，就避開她的著作及寫作生涯，而在國際作協的題目上打轉。

林海音未覺察筆者的心虛，親切的、要語不煩的，以純正的「京片子」答話，時間飛快溜走，談話氣氛，自以為「良好」。

辦理晉用新人，尤其是新設的受人注目的電視公司，社會人士都希望看到公平公正的甄試過程，也期盼甄試結果的揭曉。

新聞菁英齊聚一堂

出人意外的，中視第一次招考記者只取錄兩人，一是筆者，一是今已旅居美西的楊文華。

卅年後，我和楊文華美國重逢，文華問：「你曉得中視新聞為什麼只錄取你跟我嗎？」筆者以為有什麼漏網新聞或鮮為

人知的祕辛，望著她等她揭謎底。這位素來活潑逗趣的北方大姐，看筆者一頭霧水，說：「因為中視新聞要排演『美女與野獸』呀。」筆者開懷大笑，非常開心。

楊文華不但人美，聲音如出谷的黃鶯，真是天生的電視良才，而且學習態度良好，工作意願高昂，雖然沒有採訪的實務經驗，但與筆者都是政大新聞系所科班出身（筆者當時已修完新研所的課，正在寫碩士論文）。中視新聞的初次用人，即為「學新聞」的「包辦」，沖淡了「新聞工作與新聞教育無涉」的說法。

往後，中視又連續辦了兩三次的招考，方在開播之前幾個月，將新聞採訪組編組完成。採訪組的文字記者是莫迺溟（已從中視退休），王恩倬（在加拿大定居），方預（波音公司駐台北的高層主管），郭慕儀（仍在台，已退休），楊文華及筆者。攝影記者是張照堂（在台，自由作家，製作人），臺益公（已從新聞第一線退下，近已退休），陳夢蛟（在台）及胡誠（已歿）。

臨陣磨刀苦中作樂

開播前的「職前訓練」是張繼高投入

最多用心最深的大事。這種由工作中學習，由錯誤中修正的成長歲月，是筆者一生中，最懷念的日子。

由於開播在即，那種「臨陣磨刀」或「惡補式」的訓練，有點像台北南陽街的格局。十幾個人連同器材，「擠」在中廣大樓進門左手邊一間「暗不見天日」，沒有窗子的「斗室」裡，辦公室最引人注目，是一個五噸的冷氣機，突出牆壁，運轉時，不但是「聲大氣粗」而且「汗如雨下」，只好在它下面放鉛桶，任它滴漏不停。

平日十分講究生活品味的張繼高，常勸勉大家「英雄不論出身低」或以「十年寒窗」跟大家逗樂子。其實那時一般物質設施都很欠缺，「克難」運動雖已走入歷史，但「克難」精神，仍十分普遍。

所有的「課」，多半在新聞部的專用攝影棚中進行。棚雖不大，設備一流，為了「保護」那些珍貴的器材，必須低溫空調，在棚中得披件毛衣才行，但聚光燈一亮，又有「烤箱」效用，幸好那時大家都年輕，可以忍受「冷熱失調」、「寒暑交侵」之苦。

電視新聞，雖也是報導新聞，但以電

子媒體特有的方式表達，因此，從事電視新聞工作，與以前是否有過實務經驗，並無絕對的因果關係。十個記者中，在報館工作過的有從中央日報來的王恩倬、從中華日報來的郭慕儀，以及筆者，在集訓一開始，這些「老記者」就沒有得到什麼好處，有時反倒為過去的經驗所累。

張繼高要中視新聞記者，從最基本、最平實的思考及作業方式做起，有點像傳統家庭教育中的「洒掃應對」一樣。

比如說張繼高要求大家，所有的電視新聞稿一定要「百分之百」的口語化，對於文稿中的虛詞、虛字，該斷而不斷的句子，西化的句法，似是而非的引用成語，都十分的在意。

又以中視新聞所用的稿紙來說，張繼高設計了一種由左到右，由上而下橫寫的稿紙，一行連標點共十五個字，全頁十六行，四週及行與行之間，留有足夠的空白與間隔，便於作種種標示，讓影片、幻燈片、圖文插卡……的出現，即時受到在副控在主控室裡工作人員注意及採取必要的行動。

有了這種稿紙，記者在寫稿及剪輯影片時，就有「時間」的觀念。比如說，一

張稿紙正好是播報速度中平的播報者的一分鐘。

張繼高設計播報稿紙的好處，是越來越明顯。但在開播之初，他只說：「從此讓我們的播報記者，不再搖頭了！」因為不是直寫，而橫寫一行只十五個字，記者看稿時，可頭不動，而用「餘光」一掃全行，自然可端坐不搖了。

因為文稿上要標示清楚，所以當記者提到那位新聞人物時，他的畫面，即刻出現在螢光幕上，播報提到火車，火車即越野而過……所以在「中視新聞」的工作守則中（並無明文）不會有影片長於文稿（

如果有則是增加了背景音樂或為達成特殊效果），或影片重複出現，已「配」文稿未完或過長之「湊合」的交代，也沒有一張幻燈片或靜止的圖片，在螢光幕上「呆」上二、三秒鐘，也沒有文字標題一行超過七個字（過多則要分行），或沒有看清楚，就不見的現象發生。

這許多細微末節改善措施與要求，筆者迄今懷疑有多少電視工作同仁注意過，更別說會有電視觀眾留意過了。

學過新聞或做過新聞工作的人，都熟悉新聞寫作的五個「W」及一個「H」（

即英文的 WHO, WHERE, WHEN, WHY, WHAT 及 HOW）。張繼高不是一個重視「規則」「傳統」的新聞主管，他認為交代一條電視新聞，不單靠文字，還要靠畫面，甚至音效，來點出五個「W」以及一個「H」。他強調：「電視是一種綜合技藝，有文字的表達能力，更不能忽略影片圖像的影響力，以及音樂的紅花綠葉。」簡言之，他們之間的搭配、互補、互動，所能營造的最適表現，才是電視新聞工作者所追求的。

團隊精神合作事業

張繼高常說：「電視新聞還是一片處女地，一片荒蕪，你有多大的想像力，就有多大的發展空間。」

因此，他對久雨放晴，記者捕捉戶外曝曬棉被，要蓄意照出棉被在地上的影子。像自行車決賽，得勝者衝線以後，高放雙手的表情。像動物園蔡清枝園長，用他像松樹根的手（被動物咬得滿是疤痕），抱著小獅子的……許許多多鏡頭，張繼高都曾在不同的場合中，給與極高的評價。

當然大家或許還記得，中視在轉播中華少棒隊金龍隊，一九七〇年在威廉波特

少棒賽決戰時，鏖戰十多回合，力克美隊。這時中視領隊的張繼高，以一個慢動作，記下投手許金木長舒氣，把球丟在地下，走向本壘的畫面。人常說「無聲勝有聲」，張繼高為這場讓人驚心動魄的中美大戰，留下一個迄今難忘的畫面。

帶領這支電視新聞新兵「團」，張繼高總是強調「電視新聞講求團隊，講求合作的服務事業。」

為了使十位記者「同工同酬」，他建議發齊一的薪金。為此，他曾與筆者很正式的「溝通」，爭取支持。

以筆者來說，雖已在聯合報工作了三年，又已有較高的學位，但對他以「整體」為念的解釋，完全接受，何況中視記者的待遇，已好過一般報館，而工作又極具挑戰性，又是極佳的學習環境，夫復何求。

團隊意識的培養，真是具體而微，落實在大大小小的，甚至日常生活之中。張繼高常帶大家上小館；或一起叫「福樂」的「漢堡」及「奶昔」，在一起邊談邊吃，使新聞工作講求「有我無他」、講求「單打獨鬥」的心態，有了新意，出現了新景。這種「革命的同僚感情」，延續至今，

不論在那裡見到昔日併肩作戰的伙伴，都是倍感親切。

嚴格說來，「惡補」收效甚宏，除了「正音」計劃之外。

筆者十歲來台，在國小讀了一年半，沒學過注音符號。初中聯考，國文試卷中，十分是注音，一分沒得。而平時講的是普通話，經張繼高叫我們到中廣拜師、上課，見到趙岡，才發覺自己說了卅年，從不知說國語有時要「捲舌」的事！這種「打擊」，不下於刷了幾十年的牙，牙醫說「完全不得要領」一樣。

經趙岡指點，那陣子常覺得自己「辯才有礙」、「語音不齊」。甚至該捲舌時沒捲，不該捲舌時又捲了，覺得自己是有問題，也變成一種沉重的心理負擔。

有次坐上播報台試播，等燈光打開，導播手勢打出，才唸了幾行，脖子好像給惡鬼卡著，竟然出不了聲音，心想還好是試播，馬上要求「NG」；重新來過。那知張繼高在主控室的聲音傳來：「哭，也得要播完！」。

人總是健忘的，特別不想提起的糗事，說真的已不記得那天試播是如何收場的了。

相信有不少的人想進電視台工作，想在螢光幕上露臉，如果條件好，最想做主播。有了那次痛苦的經驗，筆者曉得那條路是行不通的。所幸當時參加中視新聞，從來沒想過要播新聞。

「正音」計劃對其他的同事來說，都見成效，唯獨筆者連「重修」都不夠資格。

我播什麼你看什麼

中視開播之日，台灣電視公司已「登堂入室」有年。

如果把先後上市的台視和中視，視為替代性極高，有你無他的商品，則觀眾已「先入為主」的接納了台視，而且可能認為電視新聞，就是台視的那種，因而中視新聞要作一種逆流而上的競爭努力才行。

中視開播之前，有否做過詳細的市場調查，瞭解觀眾好惡及需求，筆者不知道，但在中視工作，沒聽說主事者有這樣的認知。說穿了，仍是一種以觀眾為箭靶，「我播什麼，你看什麼」的傳統觀念在作祟。

中視首播用以「搶市場」的「一招絕活」，就是將電視連續劇「晶晶」，一個

苦命女子尋親的故事，放進電視收視率最高、廣告最密的八點到十點的「黃金時段」。

中視這種突如其來的招術，到底爭到幾成黃金時段的觀眾，已無法查證。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中視為「黃金時段」連續劇的始作俑者，不但掀起以後黃金時段連續劇收視率的爭奪戰，也讓台灣電視觀眾，在一天忙碌之後，別無選擇的收看連續劇，幾年前，中視又創風氣之先，將純日本的連續劇「阿信」，放進台灣的電視黃金時段中。以致連續劇成了浪費國人時間、增加社會成本的問題了！

中視新聞播出的第一天，除了「全新」的面孔與觀眾見面以外，沒有任何商業取向「搶市場」「爭地盤」的想法與作法，從張繼高起，大家只想提供愛好新聞的觀眾，多一種選擇，充其量是另一種更好的選擇。

新聞的報導，特別是新興的電視新聞，是好的壞，難有客觀的標準，但中視新聞在張繼高引領下，至少建立一些基本的共識，大家努力維護，奉行不渝。

比如說：新聞時間絕不「沖水」，晚間七時半新聞，準時播映，十足播完廿七

分鐘，絕無例外。

當時電視的廣告量，還在萌芽時期，數額不大，兩台爭廣告（及觀眾的手法）還算平和，但張繼高訂下「楚河漢界」，讓廣告不致侵佔新聞時段，免除了不少不必要的紛爭。

而在「楚河漢界」之內，即使是「應酬」、「請託」、「關說」、「人情」……的「類似新聞」，都一律「婉謝」。更別說是夾帶廣告進場的新聞了！而對一般媒體所常有的慶典儀式、職務交接、集體留影……一類的報導，張繼高總是說，用一張幻燈片、配幾句文稿吧！

中視是中國國民黨的黨營事業，但在中視新聞工作時，沒有人問過誰是黨員，誰非黨員，沒在新聞部開過黨的會議、小組會……更沒聽張繼高說過：「這是中央黨部交代的事……」一類的指令。

由新聞報導的角度來說，雖然那時還是所謂「白色恐怖」的末期，大家小心之餘，還是難免「踩到情治單位的痛腳」，或犯了他們的「禁忌」。遇到這種事，張繼高總會在事過之後，擇要的告訴我們：「我已在外頭和他們見過面了（一般來說，都是他請情治單位的人在「藍天西餐

廳」喝咖啡。）請他們別進辦公室，嚇壞年輕的朋友……」。

事隔多年，大家紛紛離開中視新聞，才曉得張繼高不但不是國民黨黨員，而且在一九四九年（民國卅八年），初來台灣時，在台南中華日報工作，曾給「請進」青潭監禁三個月。他知道情治人員利害，知道「有事、無事」、「無事、有事」一路發展的「嚴重性」。他讓我們這一群快樂的「小媳婦」在他這位「好婆婆」的呵護下，專心工作。

創新突破活的教材

「中視新聞」當時恐怕是最重視國際新聞的，張繼高花了不少的精力，向美國的ABC、英國的BBC、日本的NHK……等簽訂合約，每天定期供應最新的世界新聞影片，而且組織了一支很強的翻譯隊伍，將值得介紹給國內觀眾的大小奇事，快速於每天三節新聞中播放。

張繼高曾一度情商文學家、詩人、英文教授余光中，選輯世界新聞精華，每週以「特寫」的方式，在中視新聞中播映。那是製作水準很高、精編精寫的電視紀錄報導，加深了中視新聞知識分子的接受程

度。而對內來說，余光中所主事的單元，就是一個活的教材，啟動我們在新聞採訪及製作時的創新與突破。

看報紙、聽廣播、看電視，已經成為現代生活中的一部分。相信不論是看報、聽廣播、看電視，都會有一個共同的感觉，各媒體報導常是同樣的事，連報導次序和格式，都幾乎雷同。而在新聞部門，則常以「獨家」或「獨漏」為衡量的標準……因此「電視新聞跟隨報紙」、「報紙抄電視」的說法，極為普遍。

早期的「中視新聞」，很少聽張繼高說這樣的話，他也不重視這事。中視新聞每日採訪分配，依新聞特性予以分派。第二天，新聞檢討時，也不以台視或其他媒體有無作依據。他重視的是新聞與觀眾之間的互動關係，及如何的報導及詮釋。

舉例來說，報導「國慶大典」，如同樣以五分鐘為處理原則，甲台一定是大場景，是總統訓話、是群眾高呼「三民主義萬歲、中華民國萬歲」……等。乙台則有畫面是在晨曦微中，人潮漸從四面八方擁向總統府的鏡頭，在總統訓話時，則盡可能的播放一些站在樹上的人擠不進人牆……的表情……在儀式進行中，則捕捉那迎

風飄舞、霹靂波波出聲的旗海，以及在貴賓席上，具外國色彩的禮服及裝扮……。乙台的手法就是張繼高要求和肯定的電視新聞表達方式。

由於張繼高的鼓勵，採訪同仁像初生之犢，橫衝直撞，報導了許多社會上習以為常，但卻於情理、不能深究的小事。比如說，當街燃焦煤爐、當街焊鐵窗、游泳池客滿，門口還仍舊售票、動物園中遊客大把大把花生、玉米的丟進獸欄……

霸佔馬路，搭棚做靈堂呢？開播之初也曾予報導，儘管畫面及道白之中，看不出也聽不到是誰的靈堂，誰家的喪事……只要探討「公路」能否「私用」，即使是居民生活的共同大事！那知，剛剛播出，中視即接到電話「警告」，要求中視「派要員」道歉，不然就要「堵」中視的大門。

我們知道張繼高是不會去的，但聽說中視的副主管、二當家，是以十分符合民間習俗的方式道了歉，才平息了一場可能引發的抗爭。平日滿面常帶笑容的張繼高，好一陣子難展歡顏。

人常說回憶往事，像做夢一樣，是沒有色彩的。

但筆者回想早期的「中視新聞」，卻甚高，對中視來說是「負擔不輕」，但由是色彩鮮活！主要原因，是中視新聞開播於張繼高力爭，至少讓台灣的觀眾，早半不久，新聞即「彩色化了」。所有的新聞，年到一年，有眼福看到反映大千世界的影片，都使用柯達公司的彩色負片，成本色新聞。（未完待續）

三國人物新論

定價二〇〇元

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彩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，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歡迎購閱，定價台幣二〇〇元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

中外文庫
之二十八

詩聯新話

謝康博士 著
定價一二〇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、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楹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。

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